



故乡热

故乡热

张建新◎著

每个人从出生就奔向老年，亿万富翁也不例外。
每年退休人数增加800万，晚年幸福何处寻找？
一位老干部，退休后离开省城，回到乡下，
远喧嚣，归老镇。聚老友，谋新事。

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长篇小说，
致敬已经退休和终将退休的人们——

把酒话桑梓，乡老贺君闲。



张
建
丽
◎
著

故 乡 土 热

时代
出版
传媒
股份
有限
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故乡土热 / 张建丽著. -- 北京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6.10

ISBN 978-7-5699-0708-7

I. ①故…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1234 号

故乡土热

著 者 | 张建丽

出 版 人 | 杨红卫

责任编辑 | 王 水 尚 蕾

责任校对 | 尚 蕾 程 帅

装帧设计 | 小徐书装 赵芝英

责任印制 | 刘 银 范玉洁

编读互动 | haiwaibu007@163.com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010-69590320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1230mm 1/32

印 张 | 9.25

字 数 | 180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0708-7

定 价 |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题记

生有所养
老有所依
在家乡的热土上
几位悠然的老人
小生活，小情怀
折射着我们的大时代

目 录

1	又见清水	001
2	笑问客从何处来	015
3	乡音 乡情	023
4	三闲堂	031
5	丁兰来了	052
6	震后的余波	066
7	石老和老石	076
8	小范调走了	096
9	津风·津味儿	108
10	世俗 世风	126

11 水韵

12 水涨船高

13 姚本吾之「本」

14 清水活了

15 异乡人 故乡人

16 家事

17 乡愁

18 清水镇里无闲事

19 西出阳关有故人

尾声

147

158

173

185

204

228

254

261

276

288

1 又见清水

这是个少雨的夏天。可是，当李一卜的名字和他的身影出现在清水镇的时候，有关他的传闻便如雨点似的密集起来。一种说法，是说他老年思乡，叶落归根，这是人之常情，顺乎其然。另一种说法则是他衣锦还乡，有意在晚年再炫耀一下门庭，重振一世家风。第三种说法则有些离奇了，据说他是奉了省府领导的旨意，来这座小镇在本县本市暗中私访调查什么政事，总之，他负命而来的。说这番话的人讲得有板有眼，有根有底，听的人则是将信将疑，一笑而过。

其实，李一卜回清水镇真正的原因，要从去年夏天的一次活动说起。那是一个炎热的周末，李一卜正要下班登车回家，文史办主任拦住了他：“李老师，我听说您的老家是在清水？”李一卜稍作愣怔便停住了脚步。他之所以愣怔，是因为三十多年来，他从未回过清水，也很少有人提及此事。所以，今天主任突然向他说起这座小镇的名字，他尽管一时感到有些诧异，但还是不由得点了点头。

“清水这回可是一座名镇了！”这主任比他年轻，说话历来对他客气、亲善，此刻更是一脸笑容。他凑近李一卜的车前，两手索性扶着车把，用一种愉悦而又亲昵的口气告诉他：原来，位于京津冀交界处的玉亭县清水镇一直默默无闻，最近要火了——那里建成了一座博物馆，定于8月14日举行开馆典礼。一个乡镇能建立一座博物馆，这在全市是首例。所以省文化厅牵头，连同省政协、省文联、省文明办等七家单位组成一个代表团，一是赴清水镇参加开馆仪式，二是对该县、市文化背景、经济发展及文化理念等诸项情况进行一番考察。最后，主任对他说，如果李老师有兴趣，就参团走一趟清水镇，一来给单位出一趟公差，二来还可以借此机会重温一下故里。当时李一卜思忖了一下，他明知这三伏天谁也不愿动弹，可他已年届六十，今年岁末，就要正式退休了，这份干了一辈子的工作着实让他心存感激。如今这份差事摊在自己头上，而且人家主任说得在情在理，想到这里，李一卜便点头应承下来，并在和主任告别时说了一声“谢谢”。

其实，李一卜的老家并不是在清水，他的祖籍本是安徽宿县。那是个贫穷偏僻的地方，可是就不知怎的，自明清以来，从这穷乡僻壤中竟走出了那么多名闻九州的富商巨贾。据李一卜的父亲告诉他，他的曾祖自年轻时就在一个远房亲戚家学徒做买卖，当时开的是茶叶行。到民国初年，那亲戚把买卖迁到了天津，他曾祖也随之举家到了天津。后来，那亲戚家不知怎地看中了清水这块宝地，便又在这里开了一家分号，名为“易茗堂”。说起清水镇，这地方东、西、南三面绕着东淀，而且大清河、中亭河两河在这里汇聚。

往西，上溯不到百里可达保定，往东顺流而下也是同样里程可到天津，因此，这里既是鱼米之乡，又是商贾云集的水旱码头。那茶房东家要在清水镇另开分号，看中的正是这一点。当时李一卜的祖父子承父业，亦在商行任了前堂管事。清水分号一开，东家在天津业务已是应接不暇，再加上那阵直奉交战，兵荒马乱，于是主家就让李一卜的爷爷到清水镇分号当了主事。说是主事，但分号的业务、财经仍是在天津东家。说白了，李一卜的爷爷只不过是一个“管事”。可是，这一管不要紧，几多年后，还真给后人们“管”出了一段孽账来。一九四八年冬天，解放军打天津，这清水镇成了天津西部的咽喉之地，炮火隆隆地响了三天三夜，后来，解放军攻克了金刚桥，天津解放了，但清水镇也成了一片瓦砾。那“易茗堂”三间门脸大房也像一具残缺的骨架瘫撑在那里。好在后面两间堂屋虽然摇摇欲坠，但修修补补尚可住人，于是一家人勉强偎缩在那里维系时日。而李一卜就在前一个冬天出生在“易茗堂”的原址。当时，据李一卜的父亲讲，他爷爷本打算去天津向东家把账交了，然后在天津暂住或是干脆回安徽老家。但到天津一看，亲戚的商号已经关闭，可能是听了什么要共产的风言传闻，东家已大门紧锁，不知去向。一看这情形，老爷子旋即回到清水，索性就在这个小镇苟安时日。

茶店是倒闭了，可日子总得继续过。这镇上的人们，除去一部分靠打鱼为生以外，另有一小部分从事田作，再有就是杂七杂八的小商小贩了。一卜的爷爷自幼学商，关键是他年事已高，干别的生计，财力、体力分明不支，思量来去，最后听了一位朋友的建议，开了一家水坊。在清水镇历来就有水坊这一行。说来简单得很。无

非就是砌一盘煤灶，安上一口大锅，烧了开水卖。镇子上有条穿心河，那时人们都是直接从河里担水吃，所以取水极其方便。不过这开水也极其便宜，一壶五分钱。但每日下来总有一元两元的收入，当时米面油菜一天的挑费也不过五六毛钱，日子过得倒也轻松闲逸。这样的日子一直从解放初过到一九六四年。为什么单单说起这一九六四年呢？因为是那年冬天，镇子上开来了“四清”工作队。

从定了成分的那天起，一卜的父亲就几次找到“四清”工作队反复说明，这“易茗堂”是天津“一茗居”的分号，他只不过是给东家掌管料理，严格说起来，自己还是个雇工呢。可是工作队根本不理他这一套，最后闹到队长那里，队长冷着脸回他一句话：“你说这买卖是东家的，你拿出证据来写上就给你改成分。可你要是弄虚作假，那好果子你是吃不了得兜着走哇！要知道，你现在是‘四类’分子，是接受改造，还是顽抗到底，两条路你看着自己选吧……”

这番话听了，一卜他父亲并没被吓住。他知道，这“四类”帽子一戴上，就已经没路可走了。他这把年纪，风风雨雨经过的不少，自当认了冤屈，受些苦楚，还能罪到何处？可是他怕的是儿子的前程就为此毁了，那才是天大的冤枉。于是他忽然萌动了一个想法：找出证据，死也要把这成分改过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番打听，一卜的父亲终于得到一个消息：那远房的亲戚逃离天津后，带着细软和历年的积蓄回到了老家安徽。这也就是说，如果要找到东家出证据，唯一的办法就是必须

得回安徽一趟了。

听到要回安徽的消息，本就身陷重病的一卜的爷爷，病情一下子就偏重了许多。几天之后，那脸相气色分明就黯淡了下来。也许人之将死，自己大抵都有个预感。那天晚上，一卜的爷爷把一家人招呼到床前，尽量平息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是我当初不该带你们出来，要是在家，做个庄稼人，苦点儿累点儿可那是贫农啊，如今弄成这个样子……”说到这里，老人眼角涌出一滴浑浊的眼泪：“是我害了你们，你们怨我也罢，恨我也罢，我死了，就把我葬回老家吧……”老人的话声越来越小，呼吸却越来越急，待一卜的父亲把脸贴过去细细一听，才知老人的已然气息全无。

老人临终的夙愿没能实现，一则路途遥远，遗体如何运送？二则当时规定，“四类分子”不得自由活动，何况这千里之行，谁敢贸然走动？

打发完一卜爷爷的丧事，一卜的父亲还是奔上了去安徽老家的路。他是跟工作队这样讲的：父亲有二十多年没回老家，如今死在外边，总得给叔叔堂伯个死讯吧。队长看他一脸丧相，也没为难他，开了出行证明之后嘱咐他说：“这证明上的日子是十天，过期要是不回来，按外逃处理。”一卜的父亲连连点头，谢恩似的弓着身子，退出门之后，仰头叹了一口气：“老天爷，开开眼吧。”

一卜的父亲是从杨柳青坐上火车的，那天已是腊月十一。天气固然冷得出奇，但他随身穿得厚实，外面又特地套了一件内里附毛的棉衫。那还是开茶店时，每隔时日要从天津往清水进货，有一年冬天，临走时恰好赶上变天，东家看他穿着单薄，特意现从对门的

皮货店里买了这件棉衫才送他上了马车。十几年过去了，如今他穿着这件衣物，为的却是这样一件烦心事，思想起来，身子不由得冻瑟起来。

从蚌埠下了火车，又坐了一段汽车，下了汽车又走了大约五里路的光景，这才到了东家所在的村庄。庄子不小，一打听东家的名号，几乎人人皆知，但细听了情景，可把一卜的父亲惊呆了。原来，这老东家自天津逃难似的回到老家后，靠着历年的积蓄，先是起了一片房产，随即又买下一百二十亩地，过上了舒适的乡绅生活。可是好景不长，转年就解放了搞土改。老东家一气之下得了大病，不久便撒手归西，如今这少东家年岁和一卜的父亲相仿，是个戴帽地主。那情形可想而知了。但是无论怎样，既然来了，也总得见个面，事情办不成，多年的主仆也算是个交代。

待到大约中午时分了，一卜的父亲在村边一间低矮的房子见到了少东家。虽然是远亲，按辈分来讲，一卜家是晚辈。从一卜的爷爷起，就和老东家称呼“表叔”，因为叫了“东家”那关系就显得生分。因此，这回一卜的父亲见了少东家，一看那副身脸，再看看屋里四周凄冷惨相，一声“表叔”还没出口，那泪就不由得下来了。俩人含泪默望了一阵后，少东家才把这些年的经历告诉他。回乡当年父亲就给他娶了亲，但第二年一斗地主分田地，媳妇便离他而去了，至今他仍是孤身一人，这些年只有他的两个姐姐和孩子们不时来看看他。诉说起往日云烟，少东家总是喃喃地重复着一句话：“要是我爹当初不置房子买地也就对了……”听了这句话，一卜的父亲颇有感触，当初自己的父亲不也说过同样的话么？意念至此，那眼眶

就立时热了起来，但他迅即一想，自己此行的事关重大，遂止住心绪，把关于改成分的事和少东家细说了。本来，看少东家已沦落到这般天地，他有些不忍，再者他如今也是个戴帽“四类”，能办成所托之事么？

但令他不承想的是，少东家竟满口应承了下来。他说：“你们李家三代相辅我家，最后还落得这个罪名，我不出头办成此事，愧对天地良心，也愧对死去的先人哪。”最后，他告诉一卜的父亲：“自打四八年回老家之后，父亲没少帮扶乡亲们，修桥铺路这等善事办了不少，连本村一所小学也是当初家父办起来的，所以说这些年虽然是地主身份，但乡亲们从未低看过半分。这次‘四清’，运动虽猛，但批批斗斗仍是走走过场。有这个情分，我出头打个证明，估计村上是能给这个面儿的。再说咱们两家这么多年的主雇关系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如今已是这样了，这个地主帽子恐怕要戴到坟上了，还怕什么？可这个罪名要波连子孙，那罪孽可就真大了。”一番话说得一卜父亲感激涕零，二人草草吃过午饭便径直奔大队去了。

事情还真如少东家所说的那样，待说明原委之后，大队干部满口应允，就连驻村“四清”工作队也是通情达理。他们先让少东家写了一份情况说明，然后逐个盖上章，临了，一位工作队的头儿还嘱咐，这份证明最好到公社再盖个章，那样回去就更有权威性。一卜父亲一看这阵势这情景，真不知如何感恩为好。一通千恩万谢之后，和少东家两双泪眼依依惜别。原来一卜的父亲打算借此机会去老家宿县看看，但事情一办完，回家心切，转天便又登上了去天津的火车。

安徽一行，可以说是一顺百顺弯弯顺，可回到清水之后，才知改成分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几番折腾下来，一会儿要旁证材料，一会儿要佐证凭据，一直到转年的一九六五，又来了一次“四清”复查，家的成分才被重新定为“中农”。

成分改为“中农”之后，等到一卜初中毕业先是在生产队当了两个月的会计，之后因为他有些学识又很年轻，又在大队当上了一名政治学习辅导员。这辅导员其实就是在大队干部例行学习的时候，念念报纸，读读文件，那时，报上整天登着批判什么《红楼梦》《海瑞罢官》之类的文章。听的人哪知海瑞、曹雪芹何许人也？可是一卜因为上学时喜欢历史，对文学也沾一点兴趣，于是他念完报纸便把自己有关的历史文学知识又融合进去连评带讲，让人听起来颇有些声色。于是“李大学问”这个绰号便叫响了。一位往日的同学在一次偶遇时，还特地不知是褒是贬地对他说：“听说你都成了‘李大学问’了，那我以后就干脆叫你‘易卜生’吧。”但是说归说，笑归笑，这一卜还真是在不久的一天有了一次出人头的机会。

那是在县里召开的一次大会上，一卜作为清水公社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别人的发言，或是鹦鹉学舌，或是照本宣科，而到一卜发言的时候，他是全场最年轻的毛头小伙子，却能引经据典，从王莽、黄巢一直到李自成，把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的成败得失，经验与教训，总结性地作了全面的阐述。满堂的掌声给他的发言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更令他想不到的是，散会以后，一位副部长和他单独说：“小伙子，你的见解有很多独到之处。”副部长还嘱

他回去后把这次发言整理成文字交给他。

当然，部长的托付一卜是绝对照办的，不想，七天过后，一篇名为《从历史的足迹看今天的脚步》长达三千字的文章赫然登载在了省报上。只不过文章的署名和当时各大报刊一样，不是他一人的名字，而是玉亭县“理论组”。但即使这样，李一卜的名字和那篇文章在清水镇已是街头巷尾传闻的话题。而且有人预测，用不了多长时间，这李一卜肯定是要离开清水“往上走”的。

果然，不久之后，他就被抽调到玉屏县里工作，他出手的第一篇文章是《论孔孟之道从何而来》。文章主要回顾历代王朝如何利用孔孟之道，奴化、愚弄臣民，维护其封建统治地位的史实和典故。文章在省报发表之后，引起强烈反响。就在一片热烈的反响之中，县里又接到了省报社寄来的一份商调函。大意是鉴于工作需要，拟调李一卜同志到报社工作，而且是农转非，干部待遇。最后并说明，如果本人同意，请该同志十日内到报社报到。

此消息一传出，顿时引起了全县轰动。那时，虽说有坐直升机突击提干的典例，但靠一篇文章挣得如此荣光的事还真不多见。但不管是天赐地惠也好，时来运转也罢，反正李一卜面对的是一片真真切切的现实。就在领导和他谈完话之后，他坐了最后一班汽车赶回了清水镇，第二天，他又坐了最早一班车，风风火火赶到了省城。三天之后，省报社理论科里边新添了一个叫李一卜的年轻人。那年，他才二十四岁。

来报社前，父亲给他立了几条规矩。第一，不乱讲不乱说，防止“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第二，不乱交朋友，古语说“人心叵

测。多少人一生坏事就坏在“朋友”手。第三，要努力学习，多读书，但不能随便批判人。恪守着三条戒律，继续着笔下的文字，就这样李一卜在报社一直优哉到“文革”结束。

等到打倒“四人帮”以后，各行各业，百废待兴，他明显感到自己思路不畅，文才枯竭，继而这笔下也艰涩起来。

人挪活，树挪死。李一卜萌动“挪一挪”的念头，是一个偶然的时机。那天下午，一位自称是省政协工作人员的作者到编辑部送稿，当时不知哪位同事把他推荐到李一卜面前。李一卜一看稿子，原来是一篇写阮籍的随笔。而且作者说他也姓阮，祖籍也恰恰是省城南部一个叫阮家坞的村庄。本来，这历史以及历史人物就是李一卜的长项。一提起这些，他自然来了精神，从阮籍的文章到他的生平，又从阮籍谈到“竹林七贤”，并且逐一遍数他们各自的风格和特点，听得那位姓阮的作者连连咋舌。在说了最后一句“胜读十年书”之后，执意要请他到附近的饭馆再细细深谈。虽然李一卜心里暗有戒律，可眼下真是盛情难却，口里反复说着“小酌、小酌”，脚下的步子已然迈出去了。

一瓶白酒，两碟小菜。酒菜虽简，但酒话是广而又繁。俩人互报了岁数之后，原来竟是同庚。一卜生日小了俩月，两人即刻便称兄道弟起来。这位阮兄原是省师院政教系毕业后分配到省政协的，目前在办公室当资料员。工作岗位是闲差，所以有时为了打发时间，写些闲散文章。不想今天遇见高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对于这些赞誉之词，一卜当然听得多了，大都如风而过。但接下来一番话使他着实动了心思。这位阮兄告诉他，眼下政协文史办急缺人

手，可有此专长的大学生两眼直盯着政协机关和有实权的各厅局单位。所以，李贤弟如果有意，他可以促成这码事。就在他和那位阮姓仁兄谈话的第三天，李一卜突然接到家里打来的一个电话：父亲病危。放下电话，他再顾不得思前想后了，第二天急匆匆地赶回了清水。

四百多里的路程，再加上近日心情不舒。进了家门，众人都以为他是带了一脸的病色。待坐在父亲跟前一看一说，原来父亲得的是急性肾炎，在镇医院住了三天，医生说病情不看好，得去天津再治，可这老爷子死活不肯，愣叫人把他抬回家。一卜的母亲没法，只好打电话叫他回来，叫儿子劝劝父亲转院去天津。一卜听了，正欲开口劝导，父亲把手一挥，示意他坐下，然后对他说道：“前些日子我梦见你爷爷了，他说要我去那边陪他，梦醒之后，这病就来了，我知道，这不是病，是气数到了，你来好，陪我几个时辰。我走得安心，要是转院，一抬一动，我死得更快。”说完这段话，那手把一卜握紧了，便不再言语。

一卜历来不信鬼神，可他认为人与人特别是亲近的人之间，的确有一种心灵感应。父亲的话，别人听起来好像有些神道云云，可他觉得，其中有种天意使然。尤其看了父亲的脸色，灰暗中已无多少元气。看来转院去天津真的无此必要。于是他反而劝慰了母亲几句，索性就安然地在家里住下了。

果不其然，父亲是在李一卜回来后第三天去世的。因为他们在清水没有本家，更无什么亲戚，所以丧事也办得简约。三天圆坟之后，经过一番苦说，一卜带着母亲回到了省城。